

“世界是暧昧的”

王大米 2020-03-14
22:32

《小说的艺术》米兰·昆德拉：读书笔记

这是我的书单里最薄的一本书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的版本只有207页，全书由7篇访谈或演讲组成，“7”几乎成了米兰·昆德拉创作过程中宿命般的数字，只有当篇章数目为七的时候，才能呈现出某种昆德拉所满意的音乐性来。

“七”显示的是一种完美的几何结构：连续——梦幻——断裂——复调——连续——连续——复调。米兰·昆德拉崇尚的复调结构不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价值观对话，更是高明的叙述题材交融：书信、叙述、评论……每一个人物的塑造被精确地计算出了篇幅。（107-108）

看似匠心，实则充满了艺术大师的创造。主题在昆德拉创作理论中的游荡，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中断叙述的步伐，专门花了一章谈论媚俗，这样任性的写法很少见，可是读完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，你在讽刺中轮流被强大的艺术魅力撞击，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，真实与虚构难分难舍。

我很好奇的问题依旧是小说本身。至少在叙述展开的时候，小说有能力和历史抗衡，有能力对抗存在。

米兰·昆德拉认为，自堂吉柯德以来，整个现代社会在一种模糊、暧昧不清的气氛中形成了。真理不是固定存在的，它们只能是成堆的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。人们的视野从自然转向城市、规则、社会建筑，小说的目光逐渐内化，到了包法利夫人时代，冒险的传说一去不复返，人们陷入了日常的无聊之中。远方和以往的文明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幻觉。欧洲成为了一个无法抵达的远方。

在一个无法避免无法逃脱的现代之中，我们能寻求什么。

“我们根本无法抓住现代时刻，生活的所有悲哀就在这一点上。”米兰·昆德拉似乎在用话语劝说我们放弃所谓的自我探求，因为这样的悖论总会让所有的努力以失败告终。人在每一刻都能将思想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，如果只从人的行动轨迹来看的话，那么太阳底下无新鲜事，几乎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了。只是每一秒感受是鲜活的。没有人愿意相信自己无价值。这是一个永恒无解的问题。

那么，“在一个已经成为陷阱的世界中，究竟一个人的可能性有哪些呢？”

捷克当时身处于苏共的统治之下，极权统治的寓言成为一个讽刺，在作者的处理中成为一个意向。于是诗人出生了，他们是“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，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。”挣扎、希望、挣扎。

能够表达的，就是鲁迅先生这段话了。

天地有如此静穆，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，天地即不如此静穆，我或者也将不能，我以这一丛野草，在明与暗，生与死，过去与未来之际、献于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着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

为我自己，为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，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，火速到来。要不然，我先就未曾生存，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”

